

郑钧、高旗、邓讴歌等人的口述和采访，用影像和文字，记录那十年她所经历的青春往事。

自在生长

《新民周刊》：在《返场》这本书里，你的父亲高飞专门写了后记《像平时那样》。在你的《自在生长》一文里，你也写到了你的父亲对你的影响。你父亲是不是自己就很喜欢摄影进而影响了你？

高原：对，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喜欢摄影，他其实拍了挺多东西的，他也有自己的暗房，会在自己的暗房里冲洗照片。我的第一台相机以及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的这个机会，就都是他给的，其实我在学习摄影之前，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摄影，没拍过什么东西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小的时候，你父亲在拍照，你有没有跟他在一起看他摄影？

高原：没有，完全没兴趣，就是他拍，我知道他在拍照那个东西叫照相机，然后也知道就是胶卷儿自己冲洗，因为他就是在厕所的暗室里冲洗胶卷。但是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也完全没有概念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那就是说到你上了大学以后，专门学了以后才开始真正了解摄影是怎么回事？

高原：当时大概学了三四个月以后才开始正式对摄影感兴趣，胶卷需要暗房处理，暗房很符合我的性格，我是特别喜欢一个人鼓捣东西，像我喜欢做陶瓷也好，做首饰设计也好，全是一个人。我经常能在暗房里一待就是七八个小时，完全不在意外面几点了，我就在里面冲洗放大片子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1994年，你的父亲就给你买了一辆



《返场》记录了高原90年代的青春往事。

切诺基，当时你们生活的圈子，是不是家庭条件都是相对比较殷实的？

高原：我们家一般吧，家庭条件最好的是老狼，他是挣钱挣得最多的。好多这些玩摇滚的北京孩子都是大院出身，像张炬，还有邓讴歌、欧洋他们的父母是总政文工团的，在北京也不需要考虑租房子，衣食无忧。相对来说，可能生活上比较宽裕，就比从外地来北京的那些朋友稍微好一点。

为自己的青春作证

《新民周刊》：在近万张底片中选择了这270多张照片，选择的标准是什么？

高原：我最早做这个书的时候是有两个朋友一起帮忙的，一个是安帅，一个是黑麦。黑麦也是这本书的文字编辑，然后安帅是做艺人写真的，他在出版这方面比较有经验。

我们当时就想说，要么就按照时间的脉络来编排文章和照片，或者按照人物的姓氏汉语拼音，但是第二种方式怎么弄都是乱的，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按照时间脉络来排，每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件事情可能是在我的生命轨道里比较重要，或者说我的记忆比较深刻的。



高原的父亲高飞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从1990年到1999年，十年，每一年选了一个人或两个人，这十几个人是怎么来选的？

高原：其实，